

有鬼論質疑



陳獨秀

吾國鬼神之說素盛，支配全國人心者，當以此種無意識之宗教觀念最為有力。今之士大夫，於科學方興時代，猶復援用歐美人之靈魂說，曲徵雜引，以為鬼之存在，確無疑義，於是著書立說，鬼話聯篇，不獨己能見鬼，而且攝鬼影以示人。即好學尊疑之士，亦以遠西性覺 *Inivition*（日本人譯為直覺，或云直觀，或云觀照。吾以為即釋家之所謂「自心現量」，乃超越感官之知覺也，與感覺 *Sensibility* 為對文。）哲學方盛，物質感覺以外，豈必無真理可尋？遂於不能以科學能釋之鬼神問題，未敢輕斷其有無。今予亦採納尊疑主義，於主張無鬼之先，對於有鬼之說多所懷疑，頗期主張有鬼論者賜以解答。

吾人感覺所及之物，今日科學，略可解釋。倘云鬼之為物，玄妙非為物質所包，非感覺所及，非科學所能解，何以鬼之形使人見，鬼之聲使人聞？此不可解者一也。敢問。

鬼果形質俱備，唯非普通人眼所能見；則今人之於鬼，猶古人之於微生物，雖非人人所能見，而其物質的存在與活動，可以科學解釋之，當然無疑。審是則物靈二元說，尚有立足之餘地乎？此不可解者二也。敢問。

鬼若有質，何以不佔空間之位置，而自生障礙，且為他質之障礙？此不可解者三也。敢問。

或云鬼之為物有形而無質耶？夫宇宙間有形，無質者，只有二物：一為幻象，一為影像。幻為非有，影則其自身亦為非有。鬼既無質，何以知其為實有耶？此不可解者四也。敢問。

鬼既非質，何以言鬼者，每稱其有衣食男女之事，一如物質的人間耶？此不可解者五也。敢問。

鬼果是靈，與物為二，何以各仍保其物質生存時之聲音笑貌乎？此不可解者六也。敢問。

若謂鬼屬靈界，與物界殊途，不可以物界之觀念推測鬼之有無，而何以今之言鬼者，見其國籍語言習俗衣冠之各別，悉若人間耶？此不可解者七也。敢問。

人若有鬼，一切生物皆應有鬼；而何以今之言鬼者，只見人鬼，不見犬馬之鬼耶？此不可解者八也。敢問。

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號

(選自《陳獨秀著作選》(一)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：1984年)

辟《靈學叢志》



劉半農

由南而北之「丹田」謬說，余方出全力掙擊之；掙擊之效驗未見，而不幸南方又有靈學會，若盛德壇，若《靈學叢志》出現。

陳百年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人，於所撰《辟靈學》文中，不斥靈學會諸妖孽為「奸民」，而姑婉其詞曰「愚民」；余則斬釘截鐵，劈頭即下一斷語曰「妖孽」，曰「奸民作偽，用以欺人自利」。

就余所見《靈學叢志》第一期觀之，幾無一頁無一行不露作偽之破綻。今於顯而易見者，除玄同所述各節外，略舉一二，以判定此輩之罪狀：——

（一）所扶之乩，既有「聖賢仙佛」憑附，當然無論何人可以扶得，何以「記載」欄中，一則曰「扶手又生」，再則曰「以試扶手」，甚謂「足征扶手進步，再練旬日，可扶鬼神論矣」，及「今日實無妙手，真正難扶」云云。試問所練者何事？豈非作偽之技，尚未純熟耶？此之謂「不打自招」！（楊璿《扶乩學說》中，言「扶乩雖童子或不識字者，苟宿有道緣，或素具虔誠之心，往往應驗，」正是自打巴掌。）

（二）玉英真人《國事判詞》中，言「吾民處旁觀地位，……尚望在位者稍知省悟，……庶有以蘇吾民之困，……」試問此種說話，豈類「仙人」口吻！想作偽者下筆失檢，於不知不覺之中，以自己這身份，為「仙人」之身份，致露出馬腳耳。

(三)《性靈衛命真經》之按語中，言「此經舊無譯本，係祖師特地編成」。既稱無譯本，又曰特地編成，其自相矛盾處，三尺童子類能知之。然亦無足怪。米南宮之法帖，既可一變而為米占元，則本此編輯滑頭書籍之經驗，何難假造一部佛經耶？

(四)佛與耶與墨，教義各不相同，乃以墨子為佛耶代表，豈佛耶兩教教徒，肯犧牲其教義以從墨子耶？且綜觀所請一切聖賢仙佛中，並無耶教教徒到台，請問墨子之為耶教代表，究係何人推定？又濟祖師《宗教述略》中，開首便言「耶穌之說，並無精深之理，不足深究其故」；中段又言耶教「盛極必招盈滿之戒，如我教之當晦而更明也」。此明明是佛教與耶教起哄，墨子尚能以一人而充二教之代表耶？

(五)所請聖賢仙佛，雜入無數小說中人。小說中人，本為小說家杜撰，借曰世間真有鬼，此等人亦決無做鬼之資格。而乃拖泥帶水，一一填入，則作偽者之全無常識可知。吾知將來如有西人到壇，必可請福爾摩斯探案，更可與迦茵馬克調弄風情也！

(六)簡章第九條謂「每逢星期六，任人請求醫方，或叩問休咎疑難」，此江湖黨「初到揚名，不取分文」之慣技也。下言「但須將問題先交壇長壇督閱過，經許可後，方得呈壇」，此則臨時作偽不可不經之手續，明眼人當諒其苦心！

(七)關羽衛瓘濟顛僧等所作字畫，均死無對證，不妨任意塗造，故其筆法，彼此相同，顯係出自一人之手。唯岳飛之字，世間流傳不少，假造而不能肖合，必多一破綻，故挖空心

思，另造一種所謂「香雲寶篆」之怪字代之，此所謂「鼯鼠五技而窮」。

(八) 玉鼎真人作詩，「獨行吟」三字，三易而成，吳稚輝先生在旁匿笑，乩書云：「吾詩本隨意湊成，……不值大雅一笑也。」真人何其如此虛心，又何其如此老臉！想亦「扶手太生」，臨場恍惚，致將擬就之詞句忘卻，再三修改，始能勉強「湊成」耳！

(九) 丁福保以默叩事請答，乩書七絕一首，第一語為「紅花綠柏幾多年」，後三語模糊不能全讀；後云，「此本不可明言，因君以默禱我故，余亦以詩一首報。」以此與第六項所舉參觀之，未有不啞然失笑者。

以上九節，均為妖人作偽之鐵證，益以玄同文中所述各節，吾乃深恨世間之無鬼，果有鬼者，妖人輩既出其種種杜撰之伎倆以污蔑之，鬼必鹽其腦而食其魂！至妖人輩自造之謬論，如丁福保謂禽獸等能鬼，丁某似非禽獸，不知何由知之；又言鬼之行動如何，飲食如何，丁某似尚未墜入惡鬼道，不知何由知之（友人某君言，「丁某謂身死之後，一切痛苦，皆與靈魂脫離關係；信如某言，世間庸醫殺人，當是無上功德」）；至俞、復之謂「鬼神之說不張，國家之命遂促」；陸某之將其所作《靈魂與教育》之謬論，刊入《教育界》——《教育界》登載此文，正是適如其分；然使知識淺薄之青年見之，其遺毒如何？如更使外人調查中國事情者見之，其對於中國教育，及中國人之人格所下之評判又如何？——則吾雖不欲斥之為妖言惑眾，不可得矣！

雖然，彼輩何樂如此？余應之曰，其目的有二，而要不外乎牟利：

（一）為間接的牟大利，讀者就其「記載」欄中細觀之，當知其用意。

（二）為直接的牟小利，而利亦不甚小。中國人最好談鬼，今有此技合嗜好之《靈學叢志》應運而生，余敢決其每期銷數必有數千份之多，益以會友，會員，正會員，特別會員等年納三元以至五十元之會費，更益以迷信者之「隨意捐助」，豈非生財有大道耶？

嗚呼！我過上海南京路吳艦光倪天鴻之宅，每聞笙簫並奏，鑼鼓齊鳴，未嘗不服兩瞽用心之巧，而深嘆伏拜桌下之善男信女之愚！今妖人輩擴兩瞽之盛業而大之，欲以全中國之士大夫為伏拜桌下之善男信女，想亦鑒夫他種滑頭事業之易於拆穿，不得不謀一永久之生計。惜乎作偽之程度太低，洋洋十數萬言之雜誌，僅抵得《封神傳》中「逆畜快現原形」一語！

七年四月，北京

（選自《劉半農文選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6年）

送灶日漫筆



魯迅

坐聽着遠遠近近的爆竹聲，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，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，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，否則，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。

灶君升天的那日，街上還賣着一種糖，有柑子那麼大小，在我們那裏也有這東西，然而扁的，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。那就是所謂「膠牙錫」了。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，粘住他的牙，使他不能調嘴學舌，對玉帝說壞話。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，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，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，而於活人卻只好請吃飯。

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，尤其是請吃飯。那自然是無足怪的，的確不大好聽。只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，飯局那麼多，莫非都在食蛤蜊，談風月，「酒酣耳熱而歌嗚嗚」麼？不盡然的，的確也有許多「公論」從這些地方播種，只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，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。但我的意見，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。人非木石，豈能一味談理，礙於情面而偏過去了，在這裏正有着人氣息。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。何謂情面？明朝就有人解釋過，曰：「情面者，面情之謂也。」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，但也可以懂得他說什麼。在現今的世上，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，本來是一種夢想；即使是飯後的公評，酒後的宏議，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。然而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，卻一定上當，——但這

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，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，使人們不得不虛假，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。

記得好幾年前，是「兵諫」之後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，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：他們哪裏是會議呢，在酒席上，在賭桌上，帶着說幾句就決定了。他就是受了「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」之騙的一個，所以永遠是憤然，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，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呢，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。

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人，卻是的確也有的，要不然，中國自然還要壞。有些會議，從午後二時起，討論問題，研究章程，此問彼難，風起雲湧，一直到七八點，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，脾氣愈大了，議論愈糾紛了，章程愈渺茫了，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吧，但終於一哄而散，無結果。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，六七點鐘時分的焦躁不安，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，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，毫不瞅睬，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彩，宣言也——連草稿都沒有。

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，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，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；我於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，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，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。我不過說，發議論和請吃飯，現在還是有關係的；請吃飯之於發議論，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；雖然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無足深怪的。

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，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，時候不要開得太長，倘若時候已晚了，那麼，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。這麼一辦，總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，容易得收場。

膠牙錫的強硬辦法，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，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。倘是活人，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，使他自己不開口，卻不是膠住他。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，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，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，但說起來也奇怪，灶君竟至於到了現在，還彷彿沒有省悟似的。

道士們的對付「三尸神」，可是更利害了。我也沒有做過道士，詳細是不知道的，但據「耳食之言」，則道士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尸神，到有一日，便乘人熟睡時，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。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，《封神傳演義》常說的「三尸神暴躁，七竅生煙」的三尸神，也就是這東西。但據說要抵制他卻不難，因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，只要這一日不睡覺，他便無隙可乘，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，再看明年的機會了。連膠牙錫都沒得吃，他實在比灶君還不幸，值得同情。

三尸神不上天，罪狀都放在肚子裏；灶君雖上天，滿嘴是糖，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說了一通，又下來了。對於下界的情形，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，一點也不知道，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，天下太平。

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。

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；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，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。至於對人，那自然是不同的了，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，只是不肯說；你一說，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。誠然，自以為看穿了的話，有的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。

（選自《魯迅全集》3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

搗鬼心傳



魯迅

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，鬼鬼祟祟的脾氣，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，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。於是怪胎畸形，就成為報章的好資料，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。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，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，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。固然，人有怪胎，也有畸形，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的，他無論怎麼怪，怎麼畸，總有一個限制：孽兒可以連背，連腹，連臀，連脅，或竟駢頭，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；形可以駢拇，枝指，缺肢，多乳，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，好像「買兩送一」的買賣。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。

但是，人的搗鬼，雖勝於天，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。因為搗鬼精義，在切忌發揮，亦即必須含蓄。蓋一加發揮，能使所搗之鬼分明，同時也生限制，故不如含蓄之深遠，而影響卻又因而模糊了。「有一利必有一弊」，我之所謂「有限」者以此。

清朝人的筆記裏，常說羅兩峰的《鬼趣圖》，真寫得鬼氣拂拂；後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，卻不過一個奇瘦，一個矮胖，一個臃腫的模樣，並不見得怎樣的出奇，還不如只看筆記有趣。小說上的描摹鬼相，雖然竭力，也都不足以驚人，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，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。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，縱使苦心經營，要它兇惡，總也逃不出五官的範圍，現在使